

□ 七霞

黄沙头上植绿人

贵南县木格滩的黄沙曾经像一条势不可挡的河流，从西北方向黄沙头奔涌而来，让人叹息，让人绝望。如今，黄沙正在退却，翠绿从近到远、从无到有、从有到丰，从丰到秀，再到如今的千山堆绣、百川织锦，竟让人不知黄沙头何以名为“黄沙头”。

——题记



女性是黄沙头治沙的重要力量。

贵南县委宣传部供图

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黄沙头，有一小截如坠落在广袤绿色里的黄沙带。曾多次听人感叹过贵南人治沙的不易，一次偶然的机缘，我来到曾经以黄沙而闻名的贵南县黄沙头，在一个小型的帐房超市里，听人讲让贵南人刻骨铭心的治沙精神。

他叫杭青且增，是一位典型的藏族汉子，皮肤黝黑，身形偏胖，今年已经69岁了。此刻的他，白皙的光脚挑着一双很时尚的“狗屎拖鞋”，脚上皮肤的白和脸、手的黝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一边倒弄着一个酥油桶，一边给我说，治沙就要像做酥油一样，有耐心、能吃苦，要经得住失败，要不然它就会酸了、会坏了，成不了香甜可口的酥油。

杭青且增用这句手到擒来的比喻打开了他27年的治沙生涯。

那是1996年的春天，杭青且增在妹夫的带领下来到贵南县罗堂村来黄沙头靠治沙挣钱。那时沙漠在草原的流动速度让人瞠目结舌，吹一场风就会淹没400亩(1亩≈0.0667公顷)左右的草场。住在黄沙头附近的牧民，每年都在沙漠的逼迫下一步步退往大山深处，人和牛羊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大量牛羊因为常年缺草缺水，膘瘦体弱而熬不过高原的冬天。每到冬春两季，高原季风带着黄土沙子走村串户、张扬肆虐，让周围乡镇的住户苦不堪言。

就在那个时候，杭青且增成了贵南县第一批治沙人。

“那时候日子很难，难得有时候都觉得熬不下去。”说完这话，杭青且增很久都没有开口。他眼周的褶皱在那一瞬间挤成一团，目光慢慢越过如厚重屏障的翠绿，望向更深处天际。

“那时候，这周围没有一棵树，放眼望去一片昏黄，草原埋在沙子里，沙子流动在马路上，往沙漠里拉运树苗就成了最难的事。好不容易从其他地方拉来了树苗，一场场不期而至的风把沙子吹成沙丘，堆积得到处都是，车

轮陷在沙里动不了，树苗只能由人来抬。黄沙头海拔高，路程远，本人走在沙漠里就很难，抬着树苗走就更难。一脚踏下去，沙子淹到了脚踝处，用力一拔鞋子就掉了。有好多人习惯穿着靴子走，看上去沙子没靴子高，但走着走着，沙子就塞满了靴子，越走越沉，越走越脚底越疼，走一阵就得脱下靴子抖干净，再穿上。往往一车树苗，四十多个人得抬一天，大家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干活上，手、脚都没感觉到疼。在坐下休息时才发觉，手心脚心全是泡，有些水泡都磨破了，沙子嵌到肉里，火烧火燎地疼。

“四月的贵南，早晚冷中午热，尤其快到正午的时候，沙子晒得发烫，沙地反射的光烤着露在外面的皮肤，脸和手干得像老树皮，一层层脱落。

“27年下来，就成了现在这个黑黢黢的模样，怎么洗都洗不白。”杭青且增自嘲地说。

“那时候，最缺的是水。沙漠一年年往前移，埋没了草山，堵塞了水源，没有水、没有草，人和牛羊就只能一次次往大山深处搬，水源地离我们很远，吃水、用水就很难，十几天不洗脸、不洗手是常有的事。没有大型水罐车，我们把大水桶焊在手扶拖拉机后，从十几公里外往这里拉水。有时候，去的时候晴空万里，突然一阵风吹来，路就被堵了，拉水车进不来，我们只能组织人力一桶一桶往帐房里提。等深一脚浅一脚到了帐房，水就剩了半桶。有些人提着水走着，脚下一崮，水都洒在沙地上，一下子就没了影子。

“那时候，最盼望的就是下雨，只要有乌云飘过，大家就拖出早早准备好的塑料布，七手八脚把塑料布拉开，四周稍微垫高一点，把雨水集在塑料布上，装在水桶当生活用水。也有人在下雨时会往沙地上挖个大坑用来储水，等水积得差不多了，就捞掉漂浮的干草枝、牛羊粪等杂物，也用来当生活用水。等所有的水桶都

装满了，衣服裤子也湿透了，大家索性在大雨中脱掉衣服裤子，站在沙堆上，酣畅淋漓地用雨水洗一次澡，虽然冷，但快活。

“四月的雨天很冷，被窝潮湿阴冷。但大家还是盼着下雨，只要有水，人、牲畜、树木和草种都能饱饱喝一次水，树木成活率就高了，治沙的效果也会好点。”

当我问道：“吃饭时会不会吃到沙子？”杭青且增一脸的褶皱笑成了朵朵菊花，他调侃道：“你没见我在这这么壮实吗，我身体里一半的重量可能都是沙子，我血管里流动的应该就是血和沙子的混合物。”

“那时候，我们有自己的厨房，早饭、午饭吃的都是自己做的馍馍，晚上再吃一顿面条。面粉装在袋子里，上面包了两三层塑料布。师傅在做馍馍面条前都会反复拍掉袋子上面的灰尘，做好的馍馍也会很仔细地装在塑料袋里，包裹得严严实实，再挂到树上，想着这样沙子就进不去。可是，到吃饭时还是会吃到一嘴一嘴的沙子，尤其是吃完面条，碗底就会有一层沙子，吓得我们连汤都不敢喝。

“沙子这个东西还真是奇怪，你包裹得再严实，它还是会钻进来，和你较劲、欺负你，你却拿它没办法。现在正好相反，我们治沙，每天一点用草方格去占沙漠的地盘，虽然会吹风，虽然有破坏，但它还是得乖乖受我们约束，拿我们没办法。”杭青且增大笑着说。

一打开话匣子，杭青且增的话就停不下来。

他说：“那时候在黄沙头睡觉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住的地方，方圆几公里都是沙漠，也不知天天都在吹的风是从哪来的，风从沙漠吹到沙漠，再吹到更远的沙漠。周围没有草和树的阻挡，沙子尘土满天飞，眼前每天都是昏昏黄黄的，耳边呼呼的风声就没断过。

“记得1996年4月的一个夜晚，我们几个工程负责人像往常一样，记

录完一天的用工情况，扯了扯第二天要干的活后，就各自回了帐房。回去的时候，风像往常一样鼓满整片沙漠，吹起衣服下摆，有沙子打在脸上，麻酥酥的。我习惯性地抬起头看了看天，月亮周围没有昏黄的‘风圈’。就大步走进自己的帐房，脱了鞋和衣就睡着了。

“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在大叫‘帐房吹走了！’还没来得及想一下到底发生了啥事，冷风一下子灌进帐房，我的帐房也被连根拔了起来。没了堵挡，被褥、锅碗瓢盆、生活用品吹得到处跑，一眨眼就不见了踪影。周围有女人的哭喊声断断续续传来。一片昏黄中，我们大声询问着各自的情况，远处有一两个声音时断时续传来，时不时有模糊的身影跑过，去追被风吹走的东西。

“在零下几度的深夜里，我们紧紧抱着剩下不多的物品，瑟瑟发抖地苦捱着，期盼着，等风变小，等太阳升起。”那一夜很长，杭青且增和其他几百个治沙人，就像一株株刚刚生根发芽，随时都会被风连根拔起的沙蓬，不知道当下会遇到什么，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在狂风不停的寒夜，悄悄隐藏着身体里剩下不多的温暖，等着风停。

这种足以吹散所有希望的风，每年都会出其不意地来几次。它就像一个精于偷盗的惯犯，每次都会用流沙埋没很多刚刚发芽的树木，吹走一些才显绿的沙蓬和刺草，每次都会把治沙人用汗水和辛劳垒砌的信念和希望吹走一些，再吹走一些。然而，第二天早晨，大自然又若无其事、毫不吝惜地把阳光倾泻在沙漠里，用不断升高的温度为大家储存温暖，积累希望。

“再难也要种下去，不是吗？”杭青且增眼中透着坚毅，“那时候参加治沙的不只是我们，还有很多省军区的干部、贵南县委政府的干部，还有各乡镇的群众。那时候，好多群众由于常年放牧，家里连铁锹都没有，刚来的时候都是身子趴在沙漠里，用手刨坑种树，他们那么难都坚持下来了，更何况是我们这些专业治沙的。

“现在好了，你看，我们都快赶上现代化了。链轨、挖掘机、推土机，现在的设备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而且贵南县治沙造林已经二十多年了，也积累了很多的治沙经验，我们用链轨推平沙漠，用挖掘机建草方格、用推土机运树苗，在沙漠上修了很多明暗水渠，还用上了最先进的喷灌技术，在一些灌溉系统暂时到不了的地方，就用康明斯汽车拉水浇灌，植被成活率可高了。现在我们的治沙速度也在以曾经流沙的速度增长。相信过不了多久，你想来贵南看沙漠也没地方看了呢。”杭青且增自信地说。

我顺着杭青且增的目光望去，视线所及是一片翠绿。杭青且增带着我去了一个专门看沙漠的高台，从这里向远处望去，一截沙滩如黄色丝带坠落在广袤的绿毯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翠绿。“那就是我们现在治沙的地方，那些绿点是草方格和刚发芽的树木，到明年这时候，这些草方格就会和这里一样绿。”杭青且增信心满满地说。

是的，我也相信。

每年春雪还未消融，黄沙头的治沙行动就已展开。 贵南县委宣传部供图

地方志是亟需深挖的文化“富矿”

刘玮

地方志作为“一地之百科全书”，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历史、文化、人物、风物、民俗等各个方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聚宝盆”。重视、研究、借鉴地方志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和地情文化，能帮助我们丰富头脑、开阔眼界，也有助于启示我们在了解昨天的基础上，开启更美好的明天。

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地方志的意义在于“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且大都由当时当地人记述当时当地事，正所谓“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相对于正史而言，地方志对一些地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载和描述要更加真实贴切。正史中一些隐晦不详的记载，我们也能从地方志中窥探其真实面目。研究一地历史，依靠地方志往往能获得更丰富、更真实的史料。顾炎武就是在整理研究大量地方志的基础上，写成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两书。就青海地方历史研究而言，杨应琚的《西宁府新志》、杨治平的《丹噶尔厅志》等地方志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正史记载的缺失。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地方者以志为鉴。”地方志作为“资治之书、辅政之书”，其价值不仅体现在记录存史、流传后世，更体现在服务当下、鉴古知今。地方志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资料性、连续性和权威性，既能向普通百姓普及地情资料，也能为决策者提供施政参考和决策依据。比如地方志中关于地理、经济、水利、资源等方面的记录，有助于决策者在制定地区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时，更好地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从而使决策更加科学、更加可持续、更加切实可行。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旅游景点，吸引各地游客，从而推动旅游业发展。而地方志中包含的灿烂丰富、具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古敦煌八景”“乐都八景”“湟源八景”“贵德八景”等，正是旅游开发取之不尽的源泉。除去对地方历史文化、古迹名胜、名山大川的记载，地方志中还有许多关于民风民俗、风物特产的记载，可以为地区旅游开发增加历史文化内涵和地域文化元素，避免景点建设千篇一律，毫无特色。

历朝历代修纂地方志，都要总结一地的文化遗产，记录本地的优秀人物、灿烂诗文等。这些宝贵记录在传播知识、传承文化、教化人心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现实作用。阅读、研究地方志，能够让人们了解这片土地的辉煌过去，从而培养人们的乡土感情。同时，地方志中记载的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播撒革命火种等史实也能激励人们对标先贤，奋发图强，报效国家。因此，地方志也是进行爱国爱家乡教育的生动教材。

地方志作为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记录方式和承载形式，足以让优秀传统文化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然而，长期以来，地方志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普通民众对这方面的关注度更低。笔者认为，要真正挖掘地方志资源，首先要加强整理和宣传，推动地方志的数字化建设，充分利用网络和自媒体平台，让地方志资源活起来、用起来。在此基础上，提升地方志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更好地发挥其“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更好地彰显其独特魅力和社会价值，从而帮助人们增强文化自信。

关注



中国梦·青海故事
有奖征文



每年春雪还未消融，黄沙头的治沙行动就已展开。 贵南县委宣传部供图

这是一件1983年征集于湟源县大华中庄的鸮杖首，它通高11.3厘米，宽3.8厘米，直径2.8厘米。鸮鸟阔喙圆眼，大嘴，长颈，体态丰满，腹部有8个人眼状镂空，鸟腹内空，其中有一石球为铃铛。腹下有断面圆形的管状象征鸟足，上部细而下端口部较粗，盖上一长方形小孔用以插销固柄。尾部短如鸭尾，鸟背以划弧线纹表示翅膀，旋转状的羽纹，通过高度的抽象化造型带给人独特的视觉之美。

这件铜器应是由图腾崇拜而衍生的部落首领手持权杖的鸮杖首。《尔雅翼》载：“鸮，春来冬去，备四时之事。故少昊以为司事之官，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声。”此件鸟造型就是短尾，其它特征也很相符。其次卡约文化反映的是距今3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生息、繁衍在青海东北部湟水流域的羌戎部落先民们的文化，和我国好多崇鸟的原始先民一样，鸟也是羌人最早的崇拜图腾之一。

湟源县大华中庄墓也出土了一件卡约文化鸮杖首，主题为“犬戏牛”，现收藏在湟源县博物馆。它的造型十分

□ 黄志成

青铜时代卡约文化鸮杖首



生动：杖下部为鸮的脖子，杖首上是极长的喙和硕大的圆眼，而在鸮的头顶上竟还有一组圆雕：鸮的脑袋上是一头母牛，母牛的肚下有一正在吃奶的小牛，母牛的前面是一只牧羊犬，牧羊犬站在鸮像上仰头张嘴，朝母牛作吠叫状，母牛则俯首耸肩弓腰，作护犊状，这是一幅极具畜牧业生活情趣的画面。在古羌人的观念里，鸮鸟用超凡的能力护佑着

畜牧业的兴旺发达，对鸮鸟的崇拜，表达了人们对平安生活的向往。这件作品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充分显示了创作者卓尔不凡的雕塑艺术技巧。这两件鸮杖首告诉我们，早在距今3000年左右，羌人就将鸮置于代表王者之威的“王杖”之上，作为部落首领或民族族长权势和威严的象征。

青海地区考古发现的各类卡约文

化青铜器，涉及当时的生产、生活、宗教等诸多方面，其艺术风格既不同于中原地区，也不同于北方草原，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充满华丽奇巧的原始之美，这种地方性的铸造风格，也正是青海史前青铜工艺的一大特色。除这两件外，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青海史前青铜器还有四面铜人饰、鸟首铜铃，齐家文化铜镜、铜铃、铜指环和铜泡，陕峡台遗址青铜瓶等。这些文物表明，早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原始时代，青海地区的黄河、湟水流域已经普遍冶炼并使用铜器。

本文图片由青海省博物馆提供